

岳麓书院学术文库·湖湘文化研究系列 朱汉民主编

# 程潜与近代中国

陈先初 著

程潜是对中国革命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朋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卓越领导人。

随孙中山投身

民主革命。大革命时期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以实际行动同共产党人合作，为北伐立下战功。七七事变爆发后拥护国共第二次合作，率部抗击日本军队的侵略。解放战争后期和陈明仁一道在长沙宣布起义，促成湖南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他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表现出满腔热情和高度负责的精神，为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做出了重要贡献。

湖南大学出版社

K827=72  
C590

陈先初 著

湖南大学出版社

# 租界与近代中国

岳麓书院学术文库·湖湘文化研究系列

朱汉民 主编

岳麓书社  
出版

岳麓

书社

出版

1 / 09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程潜与近代中国/陈先初著.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4. 2

ISBN 7-81053-727-X

I. 程... II. 陈... III. 程潜(1882~1968)—生平事迹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4622 号

## 程潜与近代中国

Chengqian yu Jindai Zhongguo

陈先初 著

---

责任编辑 严小海  
 装帧设计 吴颖輝  
 出版发行 湖南大学出版社  
社址 长沙市岳麓山 邮码 410082  
电话 0731—8821691 0731—8821594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装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邵阳)

---

开本 880×1230 32开  印张 10  字数 260 千  
 版次 2004年5月第1版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 500册  
 书号 ISBN 7-81053-727-X K·16  
 定价 18.00 元

---

(湖南大学版图书凡有印装差错,请向承印厂调换)

# 总 序

朱汉民

光绪二十七年，清廷下诏全国教育改制，废书院、兴学堂，延续千年之久、遍布全国各地的书院制度被废除，而其中一部分书院则改制为近代学堂。曾在中国书院史上一直极富盛名、并且是“天下四大书院”之一的岳麓书院，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辛亥革命后，经过一段学制的变更，至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这样，一所有着近千年办学历史的古老书院，终于完成其近代化转型的历史使命，成为今日我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所全国重点大学。

然而，岳麓书院的文化生命并没有终止，这所办学悠久的古老学府在20世纪80年代又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一方面，因为岳麓书院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文化价值，其遗址列为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在湖南大学的主持下修复原貌并对外开放，现在来此参观访问者络绎不绝，它已经成为国内外各界人士寻访中国文化的重要目的地。另一方面，岳麓书院在修复的同时又逐步恢复其培养人才、学术研究的功能，它已经成为湖南大学下属的人文学科的教学、研究基地，纳入到我国现代高等教育的体系中，并获得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硕士、博士学位授予权。所以，许许多多来岳麓书院视察、访问、考察的政界要人、学界名流，在高度赞扬岳麓书院的历史文物价值的同时，也充分肯定它作为活的文化生命的现代意义。

岳麓书院曾经有过900多年办学历史及活的文化生命。在历经种种社会变局、政治动荡之后，岳麓书院仍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而弦歌不绝，是因为她承担着使中华文化得以绵延不绝的文化创新、文化积

累、文化传播的重要功能。在社会变革、文化演进的历史进程中，岳麓书院总是立身于时代的前头，成为新兴学术思潮的基地；总是通过不断地著书、刻书、藏书，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累积宝贵的精神财富；总是通过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士人，从而完成文化传播的历史使命。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今天的岳麓书院作为活的文化生命，一如既往，依旧以中华文化的创新、积累、传播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责任。在这所古老的庭院中，现代学人仍在参加一次一次的学术聚会，仍在聆听一场一场的学术演讲，仍在撰写、出版一部一部的学术专著，仍在毕业一届一届的读书人。这一切，都在说明一个事实：岳麓书院的文化生命延续在今天，而且活出了新的意义。

我们编辑、出版这套《岳麓书院学术文库》，其主要宗旨，就是继承岳麓书院的学术传统，继续为当代学术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尽绵薄之力。希望本文库能够传承古代书院的文化创造、文化积累、文化传播等功能，为现代学术文化做一点添砖加瓦的工作。

当然，当代学术文化，群星灿烂。我们只能根据岳麓书院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方面已经或正在形成的研究方向及特色，确立一些研究系列。本《文库》推出的第一个系列是湖湘文化研究系列。我们还将继续推出其他多个系列。本《文库》的作者队伍，除岳麓书院的在职教学研究人员、研究生以及来此讲学的专家学者外，还包括一些在本系列的研究中有学术见地的海内外专家学者。希望大家来共创今日岳麓书院的学术繁荣。



# 1

## 求学时代

塾学弟子	1
立志报国	8
报考湖南武备学堂	14



## 投身革命

初识孙中山	19
长江中下游之行	22
在革命风暴到来的前夜	27

# 次

# 3

## 辛亥前后

驰赴首义之地	31
临危受命	34
武汉保卫战	36
襄助湘省当局	40
在“二次革命”中	46



## 流亡岁月

检讨“二次革命”	51
从“欧事研究”到决心反袁	54
目光投向大西南	58

# 5

## 护国讨袁

回上海进行反袁活动	63
护国战争打响后的形势	68
“扬旌返桑梓”	72
在湘西举起反袁义旗	77
联桂驱汤	81

# 6

## 护法前驱

湘南护法之役	87
战岳州	90
坠入圈套	94
程、赵合作倒谭	96

# 7

## “血性男子”

孙中山广州蒙难前后	101
为巩固广东革命政权而斗争	107
“巨星陨落我哀伤”	112

# 8

## 北伐劲旅

讨伐陈炯明	117
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的组建	120
出征江西	123
林、程关系中的一段小插曲	126
袭取南昌	128

大战南浔路 .....	131
“疾趋雨花台” .....	134

# 9

## “四一二”前后

南京事件的真相 .....	141
“不愿做分裂国民革命军的第一人”	
.....	144
虎口脱险 .....	147
讨伐杨森之役 .....	151

# 10

## 误入歧途

不得要领的东征讨蒋 .....	157
助桂讨唐 .....	161
两湖“善后” .....	165
派系斗争中的牺牲品 .....	169

# 11

## 为了抗日

沪上“寓公” .....	177
重返政坛 .....	181
“两广事变”中的和平使者 ...	184
筹划国防 .....	190

# 19

## 抗战名将

平、津失陷之前	195
平汉线北段御敌	198
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	202
兰封会战和花园口决堤	207
国共合作的拥护者	211
被架空的天水行营主任	215
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	221
在重庆	224

# 10

## 行辕主任

中原地区的较量	231
被蒋、白所排挤	236
想当“副总统”	240
竞选失败	244

#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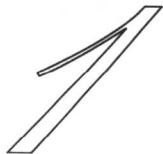
## 和平起义

前往长沙“绥靖”	249
治湘“政绩”	252
夹缝中求“应变”	255
地下党的统战工作	259
寻找共产党	263
起义前夕	268
高举义旗	271

# 15

## 夕阳火红

难忘的北京之行 .....	277
为了湖南的复兴 .....	281
连任四届的一省之长 .....	285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党 .....	292
“我以此感到幸福和自豪” ...	298
参考文献 .....	303



## 求学时代

### 塾学弟子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近代以降，在湖南这块沃土上，涌现出了许许多多杰出（的政治）人物。魏源、左宗棠、谭嗣同、黄兴、蔡锷、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林伯渠……这一连串闪光的名字，就像一盏盏闪亮的明灯，辉映着19世纪以来中国历史前进的脚步。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湖南籍的著名人物，他们虽因其人生经历充满着曲折而具有某种特殊性，但均不同程度地参与并影响了近代中国历史的进程，因而同样应该进入湖南乃至中国杰出人物排行榜之列。在这批人物当中，就有当年湖南和平起义的功臣、本书的主人公——程潜。

程潜，字颂云，湖南醴陵人，清光绪八年壬午年二月十三日（公元1882年3月31日）出生于一个世代以耕读为业的普通家庭。其父程若凤，母亲钟氏，养育子女五人，程潜最幼。程家所居之北乡长连冲，是位于两山之间的一个小村落。这里土地贫瘠，人口繁多，而又长期处于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之下，以致经济凋零，人民生活困苦。在此如此艰难的环境中，程若凤率领子女在从祖业中分来的少许

山林和梯田里终生劳作；钟氏善于纺绩，为着全家人的冷暖也日夜操劳不息。由于这样的男耕女织，艰苦奋斗，全家人的生计才得以勉强维持。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把读书中举视为成名致仕、光宗耀祖的重要门径，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长期为人们所津津乐道。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不少人成年累月埋首于四书五经，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程潜的幼年时代，社会风气虽然已在变化，但科举尚未废除，学堂尚未兴办，上述情形仍未发生根本改变。因此尽管程家处境艰难，父亲仍然告诫程潜兄弟：应以耕读继承祖业，借读书振起家声。

在当时的农村经济状况下，要培养孩子读书，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首先要准备孩子长期脱离生产；其次，孩子的穿戴饮食、业师报酬、书籍购置等，又需要相当费用。而孩子读书十年八载，能否读通，难以预料，即使读通了，能否取得功名，更不可知。但若凤夫妇既然决意要让儿子读书成名、光宗耀祖，在这些问题上也就容不得过多的顾虑了。他们知道，现在所要做的就是如何竭尽全力，为儿子的学业提供条件。

最初，若凤夫妇把希望放在长子吉余身上，使之读书五年；继则培养次子昭余，使之读书七年，然而皆因师资不善，以致学业无成。兄弟二人未脱农门，父母难免有些失望，但二人专心务农，对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又不失为一件好事。于是程家除了原有的几亩梯田外，又佃耕了几亩土地，耕种之余还从事一点副业。果然，程家的景况很快得到了改观，再用不着为全家的生计成天发愁了。这时程潜已至发蒙年龄，若凤夫妇经过商议，决定让这个最小的儿子摆脱农业，专心读书，以实现平生之夙愿。

光绪十七年（1891年）元宵节过后，程潜被送入私塾就读。私塾是科举制度下的产物，没有一定的学制，凡年老无成之人皆可自由开办，称为设馆。学童入塾之日，必须先向孔夫子牌位四拜，再向先生

一拜，始得开学。每年五月端阳节、八月中秋节，各放假十天，到十月底散学。实际时间虽不过八九个月，但仍名为读书一年。就读期间，学生所用主要课本为《三字经》、《百家姓》、《幼学》、《增广》、《论语》等。上课时，先生在书上用红笔点一句，朗读一遍，学生也跟着朗读一遍，读了四五遍后，就让学生反复熟读，直至能够背诵。一句完了，再学第二句，又是先生点、读，学生诵、背。如此机械进行，日复一日。此外，学生每天还要习字两张。

程潜所入私塾，先生为同宗前辈程寿峰。寿峰性情敦厚温和，为人宽和慈祥。当年和程潜一道入塾从寿峰先生受业者共九人，对于先生无不深表敬爱。由于先生孜孜不倦的教诲，加上程潜天资聪颖，思维敏捷，记忆过人，程潜的学业进展很快。入塾不久，他就读完了《三字经》，接着又读《论语》。开始，他能口诵百余字，后来增加到三百多字，并能背诵如流。到秋末散学时，他已经读完了《论语》、《大学》、《中庸》、《上孟》。那时，家境贫寒的子弟，一般读完一年就得停止学业，家境较好者，则可继续就读达二至三年。程家经济状况已经好转，供养一个孩子读书不成问题，于是，程潜继续师从寿峰先生，又读完了《中孟》、《下孟》和《诗经》。这时，程潜不仅已初通诗文，而且日益显露出出色的才华。对此，亲戚朋友们大加赞许，寿峰先生则为难了。散学那天，寿峰对前来接孩子回家的若凤说道：“你家的孩子真聪明，现在已经是青胜于蓝了，为了孩子的前途，明年最好另择高明受业，免得贻误他的终身。”

若凤敬重寿峰的为人，感谢其对孩子的精心培育。他不忍让孩子离先生而去，但先生已感到力不从心，又何必继续强人之难呢？再说，先生所说也确有道理，孩子的前途是大事啊。思考再三，若凤接受了寿峰的建议，让程潜改从另一同宗前辈晓峰先生受业。

程晓峰是一位时文老秀才，往年都在本乡富室坐馆，光绪十九年（1893年）失馆回家。程若凤于是为他邀集近村学童十余人，在自家对

门设馆。程潜就是此时改师晓峰先生的。程晓峰的教授法不同于程寿峰，他教经书，除了让学生诵读外，还对照着注解进行讲述，以使学生领会其中的意义。对于这种新的教学法，程潜感到新鲜有趣，学业上也不断有新的长进。见此情景，晓峰先生打内心高兴，觉得这孩子读书还大有潜力，便在继续教读经书的同时，开始教其试做八股文。八股文亦称时文、制义或制艺，是明、清科举考试制度所规定的文体，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不得更改。文章的题目主要摘自《四书》，所述内容则要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依据，不许作者自由发挥。由于这种文体形式死板，内容呆滞，程潜开始有点不以为然，说这不过“是一种模仿文字，并不难学习”。于是晓峰先生这位以时文见长的老秀才只好对程潜进行耐心开导。他告诉程潜：作文有两种，一种是八股文，一种是散文诗赋。散文诗赋是杂学，时文是代圣贤立言。国家取士，都是以时文为主，而时文又最难做好。言下之意就是：你可不要小看了这八股文哟。程潜拜师读书，本来就是为了博取功名，现在既然听先生讲时文是科举应试的主要文字，那么看来，这门功课不认真对付是不行的。因此，在晓峰先生的开导和指点下，程潜的学习更用功了。这年散学时，他不仅又读完了《易经》，而且时文已学到了做起讲。当然，见到程潜的父亲若凤，晓峰又免不了夸奖一番：“你儿子作文思路好，将来的科举大有希望啊！”若凤听了，只觉得心里美滋滋的。

一年后，程晓峰将设馆地点移至距离程潜家十里之外的南竹坡一钟姓家，招收程、钟两姓成年子弟授课。这馆不同于读走学的乡塾，俗称经馆。它没有一定的学制，师徒同堂而讲，共桌而食。每人日凑米一升，菜蔬自备，雇请一个工友专司炊事。所需床桌椅凳，都是就近借用。南竹坡在一山腰上，林木葱蔚，风景清幽，是一个读书的绝妙地方，程潜来到此地读书，自然更觉心旷神怡。比起同学来虽然年纪最小，但因为有晓峰先生的一个年龄相仿的孙子为伴，也并不感到

孤单。这年，在先生的指导下，程潜开始读《礼记》，继续做时文。再过一年，他把《礼记》全部读完，时文也做得像模像样了。

就在程潜就读于南竹坡的两年时间里，发生了两件事情，在这位少年学子的心灵中激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波澜。这两件事情一为战争，一为天灾。

战争发生在日中两国之间，是由于日本向朝鲜发动侵略并对中国海陆军实行挑衅引起的。日本为夺占朝鲜和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曾做了长期的准备。光绪二十年（1894年，农历甲午年），日本趁朝鲜东学党起义之机，出兵侵占朝鲜，并于七月对中国海陆军发动突然袭击，八月一日，双方正式宣战。战争中，中国人民和广大爱国官兵英勇作战，但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的李鸿章却借口武器准备不如日本而奉行一条失败主义实际上是投降主义的方针，招致了北洋海军的覆没和整个战争的失败，最后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中日战争中方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当权的清朝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所造成的，但是当时无论在朝廷中，在官僚集团中，还是在社会上，大都不愿意或不可能承认这一点，他们把攻击的矛头仅仅指向李鸿章一个人，以为似乎只要去掉了李鸿章，一切就好办了。如在战争进行中，湘系势力就曾想取袁自代，两江总督刘坤一，以及湖南巡抚吴大澂，就是典型的代表。吴大澂曾在湖南各县招募大批壮丁组成湘军，出关助战；为造声势，他还有意制造舆论，说他自己会打洋枪，他的女儿也能百发百中。他还大言不惭地声称湘军出战，胜利在握。但吴只是个进士出身的文官，擅长金石考古，自鸣风雅，并不懂得军事，缺乏指挥才能。他的部队同样腐败无能，所以一经与敌军接触，就溃不成军，吴大澂本人也成了逃兵。

甲午战争中中国连连失败的消息不胫而走，在湖南，由于有巡抚大人募兵助战之事，人们的消息更灵通。对此，正在专心读书的程潜对此也多多少少了解一些。他是从晓峰先生那里最初得知这方面的消

息的。那是在光绪二十年中秋过后，程晓峰赴省城长沙应试后归来。当时中国海陆军在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中连连受挫，日军已攻入中国东北境内，全国上下已是一片沸沸扬扬，程晓峰在省城听到这一消息后也异常激愤。因此他一回到南竹坡，就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弟子们，并情绪激昂地说：“日本是个蕞尔小国，无端侵犯高丽（即朝鲜），堂堂中国竟为日本所败，这是一桩奇耻大辱。假使中国闭关自守，何至为日本打败！假使曾国藩、左宗棠尚在，也不致为日本打败。李鸿章为卖国汉奸，丧师辱国，实可痛心！”他还把所得有关吴大澂如何“于闹前请援高丽，在省招募湘军，大行操演”的情况以及有关吴本人的传闻告诉了弟子们。

对于闭门读书的学子们来说，这些都是头一次听到的新鲜事。程潜也是平生第一次听说中国居然被一个小小的日本所战败。他为中国败给小日本深感惋惜。他恨日本，恨日本侵略中国；恨李鸿章太缺乏中国人的志气。同时他又对吴大澂表示敬佩，认为吴招募湘军出师助战，还像个中国人样。但碰巧，光绪二十年底，村里来了一名从山东逃回的湘军士兵，这人的一番从军经历介绍使程潜对吴大澂以及湘军的好感顿时消失了。

据这人自己讲，他原是乡下戏班子的一个净角，因生活困苦，于这年六月赶到省城长沙应募入伍。入伍后，看到军中场面，和唱戏大同小异，只是迎宾送客，排班站队。军中武器分大刀、矛子、洋枪三种，但都数量很少。他当时被编入前哨，一共一百二十人，仅有二十把大刀，其他武器则完全没有。操演不到两个月，忽然奉令开拔北上，向河南前进。刚到漯河，又接到上司命令，要开往山东。这时天气已经转寒，白天尚能支持，但一到夜晚，就寒冷难受，且越往北走，天气越冷，一路上不断有逃兵离去。当行到山东渡过黄河的时候，全哨就只剩下一半人，再行两程，他也受不住寒冷，只得脱身逃走，循着原来的路线，忍着饥寒，一直走了两个月，才回到故乡。说到这里，

那人禁不住动了感情，叹道：“还说要和日本人打仗，可这样的军队，恐怕等不到碰见日本人，就逃光了。真不知这次中日打仗结果如何啊！”

听了逃兵的诉说，程潜顿生怜悯之心。程潜父母也觉这人可怜，遂打发其五十文铜钱。这人拱手作揖，辞谢而去，但程潜的心则好久平静不下来：吴抚台请援高丽，高唱报国，原来只会纸上谈兵；其军中场面如同儿戏，部队素质如此低劣，如何能够打仗？想到这些，程潜内心感到凄凉，又愤愤不已。

有道是祸不单行。就在中国军队在战场上遭受日本打击一败再败的同时，肆虐的旱魔又向人们袭来。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头几个月，南方的天气还好，可自五月端阳节后，问题就来了。连续三个月一直滴雨未下，每天都是烈日炎炎，如同火烧，以至河川断流，田土开坼，早稻歉收，晚禾枯槁。在醴陵，旱情也十分严重。据醴陵县志记载：“醴陵大旱，自五月至九月无雨，江河断流，县东北白兔潭水涸，白兔石见。早稻收获，仅十之三，晚稻通县皆赤。冬初流民四出，经省过者万余人。”

这是一场几十年不遇的大旱灾。那时穷苦的农民在正常年景下要维持温饱都已相当艰难，哪有能力应付如此严重的天灾？所以旱魔袭来，人心惶惶。当时一般农民迷信神灵，认为雨水可以通过求神获得，而地方劣绅欲借神惑民，敛财肥己，也在一旁极力鼓动。程家附近有一大佛寺，相传有三个菩萨显灵，遇有旱灾，如能诚心祈祷，就会甘霖立降。于是，醴陵知县和县城士绅乃至浏阳西乡的团绅，都先后敲锣打鼓，到寺里迎接菩萨，结果当然无效。直到中秋节过后，旱灾才得以缓解，但此时由于灾害而造成的农业损失已难以挽回了。

程潜本是一农家子弟，从小就知稼穑之艰难，农民之疾苦。眼下见到遍地灾民，想到他们一年忙到头，还得忍饥挨饿，不免黯然神伤。民族的厄运，乡亲的苦难，一件件叩击着少年程潜的心扉，在他内心